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宋　洪适　撰

進卷二

漢雲臺功臣記

漢世祖皇帝荷天人之符龍飛白水誅剪姦雄不數年而得天下雖高祖文景之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帝之廟謨雄斷足以再造王家然鋤穎夷荒非得爪牙股肱

之助亦誰與共成豈功也哉究觀斯時有若鄧禹寇恂吳漢耿弇之徒凡二十有八人皆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中興之業偉績鴻勲光被簡册至顯宗紹述追念先烈乃以永平三年圖其象於南宫之雲臺又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繼之惟馬援以椒房懿戚抑而不與以此知其選矣夫昔者明王之所以御其臣也欲其蹈危履艱竭節赴功必有勸之之道而不在乎髙爵厚禄盖爵禄所及第能榮其身温其家而不足以激勸後人故

刻名鍾鼎紀績旂常書之司勳藏在盟府所以襃勳顯德莫不備至而使来者悅夫有功見知歆艶企慕思奮功名之會慶賞不加而人自知勸雲臺之擧不惟崇德報功使其聲明暴白於億萬世以示先朝得人之盛而彰夫佐命興王皆間世偉人盖將使忠臣義士瞻其容貌而想其風采景仰榮耀顧瞳後塵所以激英風而動義槩真得先王之要道矣臺在蘭臺阿閣之間西漢之所築云

唐籌邊樓記

唐以兵革治天下而四夷莫不臣妾中葉擾吐蕃南詔侵犯疆埸自韋皐帥蜀始生厲階至杜元頴時遂長驅深入蹂剔千里繼以郭釗病失事事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翻為盜區斯民惕惕日有左衽椎結之虞太和四年贊皇公自兵部侍郎鄭滑節度使來鎮兹土坐席未煖慨然懷憂國禦敵之心思俾一方之人仰父俯子而遂有生之樂迺卜勝塏鳩工建樓

而以籌邊揭之凡南道山川險要與南詔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部落之衆寡饋運之遠邇纖悉曲折皆在目中登臨籌度朝夕於是嘻贊皇之設心如此哉夫天下之事成於思而敗於不能思善料敵者方無事時坐於帷幄優游夷愉從容談笑迺能長慮却顧無頃刻食息不凝思於胷次敵之强弱詭詐皆判然先知一旦機會適来則臨事應變若印券契鑰皆出素料彼雖變偽百出恃吾有以應之未嘗一墮其計

苟惟當其閒暇樂宴安而忽遠圖忘敵人之可懼恬然未始軫慮及機至變生則倉猝淩遽無所措其手足其為成敗利害豈不較然明甚若贊皇公可謂知此矣茲樓既成仍名老於軍旅習於邊事者與之揩畫商訂雖走卒蠻隷遇之亡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閒皆若身涉敵之情偽盡皆知之故能玩諸股掌之上使殘膏餘噍拑舌頓喙不能一肆其毒卒之二邊震懼南詔還俘吐蕃歸疆嗚呼使閫寄者皆如贊

皇之設心則甲兵之間焉得至於廟堂間哉

御書六韜兵法贊

臣切惟皇天厭五季之亂乃命太祖皇帝拯生靈塗炭而太宗皇帝以天錫神武佐右聖兄鋤暴芟荒一駕而平潞再矢而克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得川蜀五征而戡定江南既踐帝位南致閩粤數十州之地北俘并汾二十九年之寇薄海内外悉臣悉妾萬幾之下獨以翰墨文章自娛雖捭矢弢弓而居安之備亦不少弛維

熙四年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及殿前劉延翰
對於便殿訪以禦戎備邊之策因取六韜兵法將有五
才十過之說筆以賜之使之昭然識為將之術知勇知
仁信忠之可以法而輕敵好利怯懦急緩之可以戒朝
誦夕惟起居造次必思而踐行之其所以訓敕臣下之
道可謂善矣臣以儒名家幸以文字待罪于朝其敢自
以蕪陋為詞謹拜手稽首而贊之曰

皇矣藝祖　混一四方　於鑠太宗

翊贊龍驤　五季鼎沸　虎踞蛟憑
曰禀我馬　暮犇其庭　粮芻既𦏁
薄海臣妾　威憺遐荒　水慄陸讋
居安慮危　罔弛厥備　精揀虎士
防邊宿衛　皇帝曰咨　咨爾重進
爾翰爾美　實司分閫　咨爾延翰
實長六軍　訪之邊策　悸懼莫陳
帝謂六韜　聖賢所作　十過五才

為將要畧　爰御翰墨　寵加錫賚
諸將稽首　榮此恩霈　聖人馭臣
誨之有道　良將戴君　强勉允蹈
欲教孫吳　徒有斯語　賜之漢紀
復非親御　惟是奎畫　超踰古昔
小臣贊揚　以詑千億

漢麒麟閣名臣圖贊

漢中宗皇帝承孝昭之緒中興帝室左右前後莫非忠

良之臣委質奮庸共凝雋功當是時大則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小則技巧工匠各精其能內則朝廷清明民俗阜安外則氊罽酋豪屈膝殿陛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選其臣有功德而知名當世者十有一人題其官爵法其形貌於未央宫之麒麟閣于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使瞻仰之者勵忠孝之節而激功名之心甚盛舉也宜有宿學鉅儒贊揚厥美而史氏無傳謹追書之曰

炎正七葉　天啓英主　受命中興

畢張治具　虎嘯風冽　龍興雲騰

肇固洪業　實惟股肱　宗臣霍侯

元勲鮮儔　定萬世策　比迹伊周

富平溫良　宿衛著名　番番龍雒

功埒灌嬰　營平善謀　遂克先零

高平提衡　聲聞赫然　博陽同心

衆職修理　建平寬裕　明法練事

陽成謹厚　表儀宗室　少府醞藉

進繇儒術　太傅堂堂　社稷之傑
厲國精忠　北使猶劣　猗與異人
輩出昌代　峩峩華閣　以次圖繪
黃霸于張　仰企後塵　山甫方召
並揚清芬　義士瞻想　奮發感厲
姦臣顧盼　膽落心悸　聖主賢臣
千載一時　泚筆作贊　表而出之

漢赤伏符頌

漢高皇帝以赤帝之子提干將斬蛇澤中實啓受命之符推之五行協于火德歷二百十有四年而賊臣扛鼎天未厭漢乃命世祖再造王室更始三年諸將請登尊位而帝固避弗從先是天鳳中帝嘗至長安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至是而同舍生頴川疆華奉赤伏符以獻諸將以為符命昭然萬里合應不可久曠遂以其年之六月踐祚高邑改元建武趍拜王梁為大司空用讖文也漢業復炎卜年二百而赤伏誠中興之符宜有歌頌

刻之金石以傳不朽而史闕焉謹追書之曰

漢受天命　承堯之運　斷蛇著符

龍飛沛郡　赤幟禽歌　朱旗舉秦

協于火德　為天下君　祚厄中葉

鼎移賊臣　皇乾眷佑　復開真人

誕生濟陽　赤光照室　嘉禾得名

龜兆告吉　吉夢維何　乘龍上天

王迹維何　火光赫然　佳氣鬱葱

伯阿所望　寔是靈貺　皆炎德祥
披剪荆棘　整齊乾坤　虓將拜手
請登至尊　有臣曰華　奉符來諗
惟我真王　名應圖讖　四七之際
火實主之　系隆我漢　非君而誰
爰即高邑　踐阼建元　王室再造
如障狂瀾　氛蕩八紘　烽銷四鄙
黔首更生　仰父俯子　猗歟赤符

寶啓中興　敢紹吉甫　作為頌聲

唐神功破陣樂頌

唐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武德二年劉武周用宋金剛之謀連鋒突厥拔介州殺石州刺史敗裴寂入太原浸搖關中高祖太宗禦之柏壁天戈所指莫不摧折明年遂平河東武周奔于虜爰即軍中作破陣樂以志武功之盛及魏徵褚亮輩更製歌辭曰七德舞後更名曰神功破陣樂凡歲旦冬至大朝會則與九功舞同奏

於戲唐以兵定天下而茲實武樂傳之子孫以示王業所由而頌聲闕焉敢爲之辭曰

古帝命唐　正域四方　掃舊布新
長彗流光　亂結隋杪　凝雄紛擾
如虎憑山　如蛇當道　赫赫太宗
聖武神功　干將莫邪　疇克嬰鋒
薛舉其荒　鄭隕其強　夏氏纍俘
魏人納降　遏矣武周　藉助凶儔

怒其萌牙　大陽是仇　乃鞠王師
驅熊率羆　天戈一指　顛踣流離
爰製樂章　蹈厲發揚　以志武德
子孫無忘　辭摛魏褚　七德命舞
裘褐讙咍　民觀如堵　龍墀大朝
星拱犀僚　樂奏其間　上下和調
聞諸古昨　功成作樂　韶夏英莖
於昭景鑠　唐室之興　定亂以兵

茲樂之成　王業惟明　被之管絃
其辭弗傳　作此頌焉　何千萬年

兩朝寶訓序

臣嘗讀書見三代之時廟堂之間君臣相與戒敕訓告罔不以遵祖訓監先憲為言考諸行事蓋實未嘗弗率前王之典則禹啓少康之法夏之子孫實守之成湯三宗文武成康之法商周子孫實守之故其享國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年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文宗宣宗

皆嘗讀太宗政要而慕之故太和之政號為清明而大
中有貞觀之風是無他故焉能遵其祖之法而已恭惟
仁宗皇帝天縱聖德勵精為政登用真儒屏斥奸邪納
鯁直勸農桑賞信罰明宮室池臺無所興作所御帷帟
衾裯多以繒紬為之左衽辮髮鐻鍝之君梯山棧谷屈
膝陛庭缺　不覿介胄菽粟豐穰行旅徹糧叶氣
嘉瑞兆為太平四十二年之治李仲三代視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開元皆不足稱繼以英宗皇帝遵業治道浸

以光大俗易風移黎民醇厚聖謨洋洋煥焉可述名山所藏太史所掌山林汗青之所編輯灝灝噩噩抗衡典謨廹神宗皇帝踐阼之十五年詔儒臣林希採實録日歷時政紀起居注諸書自乾興盡治平法天聖故事裒粹事跡以類撰次越明年四月書成來上凡七十有六門成二十卷名之曰兩朝寳訓所載巖廊之上切摩治道商確墳索之精語 缺 謹威福之善制畏天事神之道勤政愛民之方恭儉仁孝之德規摹制度之畧辨察頁

邪篤叙姻族與夫勸農興財治兵禦戎之術炳若日星事簡而明有條不紊施之朝廷則可以正紀綱厚風俗施之閨門則可以飭人倫興孝弟施之夷狄則可使懷仁慕義稽首稱藩信不易之宏規萬世之通典也臣竊惟五閏之際干戈日尋鑪視四海煽以虐焰黎民灼爛呼號籲辜我皇宋拱揖指麾為壺漿百姓請命于天丕降霖雨滌蕩滌清人用休息皇乾眷命佑于神孫規重矩疊開闢以來書傳所紀未之有也其制度紀綱之法

後世有以憑藉扶持寳訓之作足以垂之不朽與天地並臣才學淺昧不足以仰叙聖德之萬一謹戰汗再拜而書之卷端臣謹序

漢四種兵事叙

古者聖王之王天下也因天討而制五刑甲兵弧矢所以誅暴而禁亂炎有熊氏修德振兵阪泉涿鹿之戰破炎帝禽蚩尤而兵法遂興自周之東五侯九伯日尋干戈陵夷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權譎之兵並作漢髙

祖皇帝以英武雄才翦羣雄而得天下_缺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

宋 洪适 撰

賦 銘 贊
偈 雜文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實羣遊於深水闖雙目之如漆體潔白其無比絶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十百

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以半醉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偉巨鬣以登來爾不聞於一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鈎又不足以薦張子之味唯醯瓿之是宜乃溉鬵之所棄我聞北溟之鵾其身大乎千里又聞東海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為而若斯爾何為而至是信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為可惡関類至之惡聲扇朋來之弱羽方炎晝以赫曦擁火輪而停馭汗泱體其漿流邈清風之遐𨓜就枕簟之氷霜庶少逃於烈暑汝於此時迺縱黨類或撲面以緣鬚或循肱而集股扇屢拂以復來䟦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公之可遇此厘狄伏連所以杖扣閽人使無得暫入於庭戶者也又若疥癘始生瘡瘢見苦繞流潰以未乾正痏瘢之小愈汝於此時羣來莫禦俱逐臭以尋腥爭穿裳而入袴吮

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互徒手倦於驅除終無由而得去此王思所以拔三尺之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親故窮水陸之珍奇列果有兮脩脯染指方嘗張頤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溺於壺觴或循環於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顧咸失色以輟飡豈王山之可仆此武元衡所以舉扇而力揮訝其來之何遽者也至於罌皿壯有瓶罌酢酒倘防守之不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召侶悉

挨隙以尋香竊羶芬而為蠹繞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無數既醜類之滿盈致所蔵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疾惜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至變亂黒白恣為黠汙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鐫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寘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之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子駒支所以辨晉國之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實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為營營欲何之以取嫉貽憎於率

普我聞周公翊賛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烝黎於安堵設官屬以成書埀後王之儀矩射鳥張庭氏之弓除蟲擊壺涿之鼓或掌覆夭或職熏蠱雖蛙黽之聒人亦洒灰而不恕何於汝而獨遺豈眇末而不數寧分職之有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必不汝弃嗚呼若鳳鳥之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以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壬人之塞路惟屈指於秋來鼓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

飄零於何處

書架銘

朝而出賓客櫛退於室簿書梃不有緗帙孰起裝懐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羌先生兮會稽楮嬪然來兮累三五孰能使之鵷其行而鴻布有典則兮我作古君子檢身兮視茲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烏可移我志不輟佛烏可為我禪不減用智盡心巧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平聲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丈庵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丈庵

而趂趄

龍興寺鐘銘

大雲龍興古梠提鐘璺弗考歲屢移雲門九世守日師慫恿檀越歡喜隨皂氏範金侈弇宜六時聱發聲法椎大地震動人天知劍輪息苦刀山隳功德無邊不思議紹興作之癸酉支青牛御辰帘乘離顯允方叔護法時

徐彥立琴銘

嗌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諸

可絃之木籟遠則韻林流長則源深幽幽而愔愔是之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内彼以為明我以為晦孰升此堂不求甚解

潛玉亭銘

郏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云明璣難秘彩美玉詎

潛珍介泉有茅亭風侵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爲更張題以新榜荆山蓋結緑所産卞氏抱玉巖又在壘内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崇寧年巨蚌夜遊於北泉光彩四燭獨南衆能潛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匯津津之寒碧紛觸石以噴珠非纖微之點滴湛澄清而莫滓無黿魚與蝦蛭閱朝昏之罌缶神龍蟠而興澤行百里以成川畞一鍾而宜稷峷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爲山骨寧瞭然以求沽不願爲環玦意

抱璞而深潛懼獻者之遭刖彼卞子其太愚不如癸之有智苟博識之背馳曷不懷寶而逝三白粥以見珍抑未償其滅趾信哉茲山之靈請埋光而鏟采長借潤於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臞而不見其腴外之臞人可以模中之腴果何如雖然闕而不失則非吾徒闕

龍興寺闕師為方廣州寫真求為之贊

兕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愠惟桐廬方公青油客散

髖去其按坐維摩牀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農雖

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為先公尚書作十六

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歸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棄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黄氏逆旅屏燭未頃羣鼠縱横厥聲萬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為文以棄之天賦羣物兮介毛鱗翼人所字養兮資其有益若馬可以馳驅若牛可以墾殖犬有弭盜之功雞有鳴晨之德鴿之傳書鷹之摯擊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而食人食彼皀棘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烹炙惟兹猫焉捕鼠為職熱則肆乎温凉寒或登於寢席魚肉膏粱飫充其臆念此逆旅舄其多鼠乘夜伺昏羣遊類聚方切切以穿

墉俄累累而循戶騰踐裀褥反覆器具或齧我衣或食我黍鬭暴喧呼縱横黨與余欲投而忌器余欲射而鮮弩撫几之不能畏揮杖之不能去上聲将謂主人有某某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集其羣侶因熟寢以終宵恣微蟲之旁午旦名主人歷諏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養彌年孱不能捕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家之設官予寵以高位畀以厚祿相圖治於朝端將折衝於邊服外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萌俗負辭藻

者躋翰墨之選厲威槩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財明枉直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庀其局一有曠瘝旋踵屏逐人尚如然況於微畜胡為汝猫乃蒙畜育彼既不能咋喉而使之跡絶人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食以求餐敢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饕餮今汝𣚟無全衣室無全器以穿屋為常以盜肉為易致陰類之公行宜汝猫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迎善捕者代之則將殺鼠如丘而庶幾安枕卧矣主人曰唯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蘄簟與筠枕將逭暑於須臾卧既久以不寐汗如漿而浹膚揮圓箑以腕脫咀堅氷而口呿榻枕簟之三子俄趍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走之鼻祖宅於渭墟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釣月北海者傒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之孫稚遂枝分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絲介之吹嘘顧以涼德而猥

叨親近誓將晝節以遣夫臺輿令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梧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名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謬洪子曰俞吾方思之巳遣長鬚三子方退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氏汝以斧斤成質遇熱見須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職曷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鑒而疏

徹侯之爵毛頴以翰墨之勳而擢中書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與二君子為徒今黜汝之僭稱而謂汝以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怍以觖望遂銜寃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抑何言與妾久懼駑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裁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鐫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矢言以懷怨甘受屏棄之誅

戒蛇文

丁巳漆月夜未一鼓氷輪湛然遡青霄而上洪子步影户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余驚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遠乃奮怒軒屈齧噬草木而去既歸因以誌之天産凶醜形軀不具蛇齧其足虎削其羽天胡然哉抑亦有故倘虎能飛使蛇善步其害於人烏可縷數惟爾毒蛇屈脅曲膂邃澤重山種滋品聚褢毒伺人巧噬迅取荐食善良甘飫胸府螫手斷肱傷足去股苟或不然全體糜腐時及秋高其毒愈巨

嚙草咀柯涎流沫吐偶觸死塹尚成疾痼門闒傾鄭臺遊釁魯其見猶妖況或相遇不幸與逢必就死所吾雖缺罔思備豫月夕欣明披襟曳屨何期毒物潛窺暗覷包藏禍心乘我遵路褰鼻伸舌欲肆其怒天誘其衷吾覺而悟厥毒不行騰矯而去吾與汝蛇非有怨惡我不汝傷汝曷我姤惟汝凶孽不可開諭豈蜂蠆之能倖信豺狼之不如人聞汝名毛髮森舉汝之害物誠出天付吾今芟吾之庭謹吾之户不處暗室不近積莽與汝

殊途不見恐怖我毋爾虞爾毋我懼汝毒雖多又奚所
措夫毛鱗害人俟鱷俟虎或遭斥於韓公或受誅於周
處烏有鴆毒海南所賦雖銜毒以戕人終自膏於斤斧
豈造物之有私獨於蛇而容恕胡不聞叔敖殲汝而為
一國相高帝斬汝而為萬乘主知天道之疾惡欲世人
之去汝吾以空拳不能汝禦後有挾刀樵青執柯老圃
與汝相接謹無與忤彼肱一揮汝必僵仆汝能戒之人
孰汝顧汝或不悛人必汝捕汝血霑襟汝身為脯嗚呼

哀哉毋忽斯語

勸農文二首

今天子受命中興視民如子欲使躋富庶之域郡守勸農於春郊遵詔旨曰惟我南海之民或以商販而廢農或以盜掠而廢農其從事田疇者又苟且鹵莽故耕耘不以時荒蕪不加闢繼自今其子嚴父詔弟奉兄約各屢身力田以受西成之穫使風移強悍賣刀劔服畎畝則嶺表務本之俗與內郡齒不亦休哉古語云一夫不

耕或受之飢豈有提封千里而可以滅裂穡事也嶺表之人厥性媮墮而南海務末者尤衆故盈城負郭一皆仰食旁郡烏可恃以為常耶每歲仲春郡守奉行上令出郊勸氓延接父老犒以酒肉葢欲丕變浮食興起農功以稱天子道民之意其更相告語勤四體以盡地力易荒瘠為膏沃則千箱之獲可以望也

記夢

丁酉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羽人環坐其一高吟

云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
予應聲答以一篇云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
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鮮粧掃除萬事身如
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
香茗飲清話須臾而散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三十

宋 洪适 撰

記一

分繡閣記

浙河以東曾岡峭岑盤深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為天台郡郡踐山作郛而餘麓及屹立崖石磽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

區鮮鉅麗之所缺中缺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寓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贏其職業之商瀲僚類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囂缺隘蹊間舉不以為便遷徙幕曹之舍為今所居與二員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縈缺埃墨無復高明顯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叢榛委甓蚓虺所潛前沿後仍指為棄壤則嫥剃葺治培基建閣以夏四日課材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二十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羣山縈環垂光獻狀故以

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姿之西峙煙扶　采
之隱見每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有樂
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閟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
藻則又為舞漪之亭或曰人在天淵間以百年為須臾
況宦游弗常席甫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
去何以茲閣為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寄則濯濯心
胸期與前英聯橫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黽勉盡意必
有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鴈雙鳧雖去來無重於

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欲自適其適耳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天台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輸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絶贅冗者中興以來率三四輩員外置者無郡邑彯纓之士缺治中凡五易而某至被命遲不有紹興二年是邦缺則兹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裒稡名氏期者後復缺官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言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

丞貳令位偪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歸尤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婁缺事事慢民戚休貪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名權市威上下相高矛楯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負其官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曰能使官不負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著令唯謹外是而議夫何知之有

耕獲齋記

毘陵王德強宅於賈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娱其中命之曰耕獲齋作書抵予為之記予曰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旦歌夕飲目耽乎錦繢耳習乎絲竹摴蒱朞博一瞬百萬菽麥且未之辨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語之予以儒名家而托廬饒曠之野火耘水耨鉏耰錢鎛之勞固飫闕之矣予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一夫

荒之及計其積庾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也繇其人之力不力爾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為辭藻則渾雄遒麗猷蕪近不翅天冠地屨者亦問學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陛之上人目曰此王氏子德强也德强勉乎哉

虔州重建教授廳記

國家立天下學校置教授即周師氏漢博士唐文學之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然或以官冷吏責所不加嗜閒狃婾漫弗訾省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郡邑從事掾雞三嘑率治冠理笏奔伺太守賓舍守出黄堂上謁者導之進乃僂而趨前屏氣危坐以其職次起白請守借之色辭則舒舒自賀否則背芒股弁且受譙問惟郡教授洎然家居閒一造詣坐上坐衆皆並廡羅出揖

教授呼揖　退各庀其局弄刀筆了錢穀獄

訟之事林林綜綜終酉未休教授乃對諸生泳周孔之
道稽治忽商文章凡塵坌俗猥一不我瀆禮之優職之
清如此故咨擇不歸吏部歸宰相度在江西為一都會
舊有學泯於兵火閱數年始克像先聖先師而殿之齋
房以列而校官僑處生師風馬不接時胞人之共羞則
連社占位庠聲序音不絕如綫永嘉薛君甫至疚然念
之二千石其從兄也一日名匠慮材作崇閣以閟宸奎
遂飭其餘為廨於學之左門牆言言曰廳曰寢不詡不

陋君乃啓便户日抵學廬合疑袪蔽不殆益奮朝廷嘉之再命使留其秋郡貢士二十有二人隸學者居什九邦人譁言薛先生誘掖成効如醫起疾如卜斷休咎各少長相勵願為薛門弟子君既久於官秀民長才益孚其教酌道廸德風變習俗遂之者又將輩出異時名章貢為多士之地者實基薛君

蟄寮記

子洪子囚故山累年葺一室地不丈闊自先秦古書壺

史貝編稗官之叢說騐人之筆語匝然甲乙整籤緗帙味之有餘樂閒則扙几焚香手揮絲桐作文王宣父之操移軫易調聲與心遠蜷跼蠖屈而志翔雲霞之上嘗懃而假寐有羽人過我而問曰聞子久蟄一室良苦子知蟄之說乎鴈蟄於夏燕蟄於社蛇龜之屬於冬狐鼠蟄於晝爵蟄於昏龍蟄於神麒麟鳳凰蟄於王者之明聖合浦之珠蟄於吏之貪夏蟄者秋而賓冬蟄者春而靈亂而蟄者治則見貪而蟄者廉則出在天則月朝遇

日而蟄雪遇暑而蟄雨以虹蟄露以霜蟄雷電與蛇龜之屬同其蟄其不蟄也有光者愈赫有聲者愈厷其於人也夏之衰伊尹以耕蟄周末興吕望以漁蟄越巴霸范蠡以扁舟蟄漢儲定而四老蟄禄足而二疏蟄客星動而子陵蟄三徑荒而淵明蟄使申商生成康之時其法蟄矣淵雲生漢高之時其文蟄矣晁桑生於貞觀其利蟄矣王魏生於天寶其諫蟄矣故六王畢而儀秦蟄其辯王闗閉而臧宫馬武蟄其勇漁陽猘而太真蟄其

色同光蝕而新磨蟄其技蓋雷不蟄則災龍不蟄則醢

丈士不蟄於西京之初則溺其冠利口不蟄於貞觀諫舌不蟄於天寳則戮予曰僊之言蟄大矣僕冒憲拓落不能共億其嬪息啼號飢凍之聲閧如也同時朋儕燿華簪峨高軒滾滾於榮涂故姻連宗屬亦姍笑相蔑僕於是退而潛焉蟄吾耳則啼號之聲不接蟄吾心則姍笑揶揄之事不競蟄吾目則簪之華軒之高不覿也羽人瀊噓子洪子遂寤紹興庚申記

息菴記

蟄寮居士覲親真陽州小而鄙無一畧可人意聞浮屠氏有希賜者釋其流竺貝所譯南祖北宗所傳整整在胷抱嘗鳴法於州之報恩今潛於洸口矣故道場之南有所搆小庵門踵之洸江來前汪洄迤折嘉山羣侍左盤石踞旁睨崇木清陰襲人為之躊躇移時後一月丹下番禺缺　山椒有士人提一僧頎面敝衣方羊林下即之為誰曰希賜與之語始印所聞曰吾結茅英山

将老焉異日寂滅又將塔焉名之曰息可予居士曰師欲息其身如槁木者耶抑欲息其心如死灰者耶將消揺放曠草衣木食以息其生耶抑端坐長往使門弟子鴆骸焚卯以息其死耶如曰息身是身是幻如曰息心無心可息日月往來不能持久何以息其生風至葉脱水静漚散雖以遺體飼飛走可也賜矍然起曰善哉庵後有石辟立吾將刻兹説居士曰菴可息也石可刻也菴可毁也石可賀也

漱汀軒記

彭門鄭茂老尉吉水得告逆婦見予於鄱陽夷豁有氣槩言緒緒可繹嘗曰吉水之俗嗜爭而易殺人縣郭束車航之湊凡四方近遠行商逃征於公牽遵捷岐覦夫操心故穹林複谷猘為盜藪乃敢横刃森挺與官軍角抗而保比壤遂緜歲月賒刑故朝家調尉叅用武人恬於安未以葺飾為懐吾嗣掌之十月渠吏受賕覺籍所居因徙而宇之闢軒其旁贛江南下逢梗而聲風安浪

夷洲沚獻露鷗鳧鷺鵠潛泛相嬉方吏以牘退餘霞弄川如澼錦續吾涓杯獨引不覺徑醉漱流嚌甘則輔車湊然以醒誦東皐子之記哦少陵之詩不知微官之在捿楚中也軒受名縣大夫與其二三僚過之醆豆齒齒物約勸羸一辭言曰君飲多不亂無灌將軍之罵阮步兵之放張長史之狂謂軒如此豈欲賓醉尉耶是夜去縣百里賊舉民財燬其廬斮主人之脛或劓耳以告茂老起而入若將私焉著韝佩刀闖後閣上馬從弓劒之

士十輩抵刼處速炬得明其一二未死者呻轉煙壒間猶能手其額曰官何來之速也遂口賊氏名盡得其根株窟穴伺尉飲未逆且弗戒不意尉至悉倉忙就執主人既久不出客訊之家人用茂老計紿以醉謝客不疑相壽皆極醉翼日縛賊詣縣具言狀令驚且喜曰尉豈真醉也其後予自嶠南歸茂老觴予軒中酒三行予匄徹主人命徹因索水飲研其餘而書之以為漱汀軒記

知政橋記

聶都之山豫水出焉灉觴它山者又十餘派皆北東入於章至贛城西偏兩崖相束衝濤勇甚茲爲南北孔道熙寧間始造舟於河後五十有五年當建炎二年高陽公以圖書邊直懷章作藩方時用兵居位者逃之興之罪它不暇給航敗板缺技步心惕公患之呼工師慮材竹灰釘之屬費直百三十萬郡有舩官遂借木於場鬻朽贍用橋成令過者人輸一錢持以二偕居半歲盡償所貸糴德頌美有童謠言更二十年水鋸雨蝕橋益腐

折公又來理于此城之東偏隅貢水往來近遠之人日以數千計檥船待者鱗如也公曰是不籍無限而公擅津渡之入者乃筭其羡積之名錢萬者二百復撤橋而易之為舟三十有四布板甚良掖以朱欄冶鐵為鎖辮竹為纜極維絷之固其條脩七尋有半廣五之一為亭凡四橋之心曰卧虹其東岸曰利涉其西岸則臨章左而雙清右合而名之曰知政之橋役龒䠞鯨輿波上下人畜重輕如由康莊年穀比登不識寇賊冠蓋負販顧

出其塗攘攘乎憧憧乎未有稠於今者也是歲實紹興二十年公猥授簡予辭不獲命乃直書顛末而綴以詩詩曰章水揚揚並山北注湲瀠建瓴風贊其怒連艦為梁胚胎智慮視漏忽傾淪胥呰窳能仁許公美必專之前功不棄今又改為汎汎文鷁隨波高低戢翼俛啄蝦魚驚疑月影在川長虹對吸練悦霓裳水仙夜集惟昔盜起路為之棘俾販不蔇雍閼轍跡惟昔行人臨流趦趄懼其一跌腹飽江魚盜今以息橋今以固旁午如織

一日幾度俯首持籌手不能措來牛去馬亦得安步繄公之政有利必興心無川險砥道之平有如不信請視此橋用揭成績附之童謡

通天巖記

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石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温皆挾纊不數步即黒東緼爇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神晶彩盪目如沙中星振杖陟嶮奇詭迭露其平處可

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破如盤盂見光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大明雙竅穿豁垂蔓揉絲雲在木葉間日影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也行前復持火過羣石外厥壤坦然循其石砑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塍畛如綰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徙杖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眢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槎牙散亂如鐵滓曰龍失踐之棘趾窮高田有水一泓其下縈石壁有渠

云春夏雍沮不可涉冒水立處竇甚隘傴以往列户如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纓如流蘇如裂瓜如垂蓮如肺肝四壁如梔上衣有紋摺凝於地者如神鬼形如幡幢如旌纛如帷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冰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蹋石博下鋭上如壁遙視之如水即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輸藏石皆稜然巧非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燕逢火輒飛去其幽鏬隱竇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

生是州官是州與遊子遷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使名不絓人耳舌吁可歎哉同遊者毘陵邵林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盤洲文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盤洲文集卷三十一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張鵬南

盤洲文集卷三十一

宋 洪适 撰

記二

碧落洞記

自通天巖南行六七里有洞曰碧落前後穹辟堵立刳中如虹橋有澗水從南來西折直貫而東廣或倍尋或數尋深不及仞觸石有聲如鳴環如奏琴多石鱸魚班

班然白黑成文羣嬉若無人乳蓋殊狀垂光紺爛洗雲茹日山舍餘滋水南一石高丈餘其巔有蜕骨後人斵函以周之登其西崖可望兩崖中斷規往不克水北地平坦可陳几席咸植杖而休焉是日也氣淑風柔長松老榕分影入懷心由境清埃𡏖自遠茗退抵上流書杯浮之令曰得一字者酌一分衆皆離坐蟠石接杯第飲數多者則雜然以笑雖事未方古而歡亦自足洞口有蹲石具吻鼻曰蟾蜍惟肖外有穴名雲華室燭而進可

十許丈石中綻如户隙小竇在旁皆不可入昔有爇薪通天巖者煙自室中出唐周夔謂之到難寻以省覲嗣歲再至則到殊不難也桑榆收照僕駕請迴循澗東北行采甘菊香留舌本返顧猿鳥樂不汝如涉澗穿叢蘆出松徑不一舍到郡

城廣州記

域民必以郛郭作室必以牆藩三尺童子且知之不足予列也莒恃陋而城惡不治浹辰失其三都春秋書城

二十有九或妨農或踰制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也
孫叔敖築沂量功命日不愆於素君子題之蓋天下之
事宜為而不為則廢未可為而為之則弊為可為於可
為之時則利桐廬方公以奎文之直總戎南海明而恕
威而不猛剗剔秕蠹日無逋事圖犴屢空枹鼓沈聲郡
有中城合東西而三其周十有九里自中興洗兵典邊
者寢局弛柝弗以復隍遊慮雉堞圮剝不繼而登濯木
蟠根上侵睥睨仍遭颶風闉闍頓仆重門夕不可閑越

其闕若將壓馬主鑰吏無以誰何姦宄衆迸請公猶靳未議紹興二十二年秋盜發章貢公既禡牙遣師曰城也時哉則增陴繕闕躬行廵功鎧甲弓刀廼數廼礪盜果掃蟻穴南鄉闖我五嶺既攻大庾諜者知吾有備而官軍且至遂解圍宵遁公不以盜去徹警授規七邑屬役賦丈料材訪工官出奇羨纖介無斂斤斲墍塗弗扶旬匏以明年正月克成闔以枚數者五十四井幹烽櫓以楹計者二千四百三十有四木甓壯堅金革剛壽足

以耐悠永蔺石渠答以守之具靡闗山谷老穉始至近郊遙望辟易色然曰豈山移蜃吐耶徐而察之則麗譙曲敵一新於崇墉之巔也乃相與歌曰我有荆榛公薅翦之我有茅茨公安堵之輿梁既成如蹠通逵提闗既作舟遷其危凡此巨防屋垣持持儦觀厥成役不我知父我母我懼公之歸抑又聞之熈寧年諫省程公初築西郛外臺閎然不息至内閤孫公葺三城於宣和中有司漕臣同其晝而時病其擾今是役也畢而民驚之則

材智方略瞻前豈不相萬某旣墨筆記其事竊謂李勣鎭幷賢於長城惟公文武備足折遐衝於千里外雖不城可也然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所以利後之人云

賦歸亭記

南海伯方公撫封之二年因扞城餘力葺亭於高墉之上疊巘前陳澄瀛旁立煙闢雲舒境與心遠舊曰之曰闕居公以賦歸易之或問朱買臣衣繡而夸歸張季鷹以蓴鱸懷歸陶元亮不能折腰而言歸今公之名亭者何

曰買臣憔悴長安儌幸郡紱大喜過望直欲駭邸吏驕故妻而已李膺栖栖一王國掾事非其賢故寓物解印綬去我公自中都官三握使者節再秩二千石連牧二廣幕府尊嚴僚佐將士走階陛企光塵豈斗米而羈官者視朱子五十當貴纔丘垤耳蓋人方以筆橐期公而公謙不自滿非逐逐然務禄者緣飾餘閒登臨徙倚北望中州有征夫前路之問想客星之釣臺記詩翁之舊隱躍然動歸歟於中公之心則然也唐鄭權以秋官常

伯抗節斯鎮朝士賦詩祖之韻必以來字韓子序之曰欲其成政而來歸疾也某之意云爾客曰然遂以書於石

師吳堂記

嶺以南廣爲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羣夷之珍犀象珠香流離之屬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其俗逐錐刀顧利而背義其地去中州最遠毁譽之實或不上聞彈冠者玩物奪志素

絲之聲損焉自飲泉石門丕變遐習表然與吏齊爭光千載仰之如秋月氷壺聞其風靡不以四知自飭若宋廣平盧奐李朝隱之倫咸有淳則皆躡其後矣先時廣人鬻物於官率不得儺給與辛未桐廬方公以鷺序之舊自桂林移節來鎮班錄之初以尺板揭免行之令約官屬授適市者於是斂手無犯公私不二價罷闤貨之賄償槁梅不以粤裝遺子孫類皆方駕前躅政成多間畧舊址作新堂不取遊觀為名而以吳公為師可謂知

所勸矣夫奕者必師秋射者必師羿治蒲必師子路治
潁川必師韓延壽使治廣而曰吾以子路延壽為師則
迂矣雖吳無尊主興邦之業見諸立朝然厲操律貪在
廣無出其右亦猶佩韋弦者各捄其失非若齊人知管
晏而已前史載治廣者必褒其清匪以循良明允之政
為可畧蓋清於廣為難也堂為屋五楹下臨方池芙蓉
蘿蘼間見竝帶其西有亭曰綬帶有齋曰舫其南有亭
曰瑞蓮其材得諸繕㨾之餘其役則縣其工則傭其費

則官其經始以癸酉三月之丁未其成以五月之辛卯雖華不越制而雄奥靚深可以稱連率之居而洗海濱之陋公斂惠洊歳百廢具舉令行於户庭之上而人樂其生於田野之間街談巷語惟恐公一日捨之而去也今將迴策帝城駸駸顯列彰施緼蓄兼善宇内後人思公而不可見來仰斯堂曰此方公之甘棠也皆當肅然汛掃必莽尚何翦拜之有

恕齋記

吾友桐廬方稚川端士也造其室左琴右書坐胡牀揮麈尾香鼎茶甌相對所談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文章高下而已終日達夜無祿利一語其於人非必輔君如皋伊傅道如顏孟字民如黃韓行師如穰苴太公然後為至有一善則稱不容口於文非必欲鼓吹五經黼黻河漢而為工隻字之妍無不擊節故持甚高之論執春秋責備之法者閒稚川之言有慚德嘗曰吾少也性褊且急凡應接指呼之際小不愜意則怫然於中如有物蔕

芥不能茹也久之益不自樂因泮然悟曰天下事孰能盡如人意耶而吾一日間十不悅者八九為吾之方寸何約結如是遂法佩韋之戒名所居曰恕仰觀俯思期於允蹈始時勉强矯揉徐而安行之以厚省躬以約待人詆娸相忤各以理遣昔者之愠今者之和為方寸者廼泰然以適有與吾道同志合者又推是而告語之子不可以無説予曰斯理明甚多辭則贅夫拔逐蠅之劔不如受汚羮之衣覽擲猱之鏡不如善遇溺灰之吏察

淵中之魚不如耗雀鼠之不問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聖人豈欺我哉

凝拙堂記

上系統二十有五年悼諸仕者以了官事爲癡履忠信爲拙策士以問越明年恩平守清江傅公酌斯旨以目其堂屬予爲記予嘗恨以子墨薄技由捷徑躐取一第不得奉大對幸公之請一吐之蓋作車欲其行陸刳舟欲其濟川否則薪之可也梓人不知繩墨庖人不閑刀

乜酒人不辨麴糵則易之可也建官賦職豈使飫嬪息而謀田宅耶自典午世衰抱甕捉麈煽浮虛之談以偃蹇為高猖狂為達始有癡兒了官事之語夫旦地之廣民編之夥使能者袖手不才者具員以饕禄事棼如絲矣十室必有忠信乃詆以為拙則挾私飾詐之風競起散醇以澆奪愨以偽欲望乂安猶跛躄而陟嵩岱也昔夫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必當其會計遂其牛羊不聞其有癡之說又曰言不忠信不可以行於州里

不聞其有拙之説仕而不師夫子名教之罪人也公當中興之初操漢節使不測之鄰固已行其忠信不負乎官事矣今攝麾海澨能不鄙夷其遠既自警又以激居位之士則仰公之堂息者勉於力嚚者返於朴以副吾君憂治之意此春秋之法宜可褒也

乘堂記

真陽五嶠之醜地也郡城不百許步纔足周守居曽巨室垣墉之不若其民茨竹為屋人豕雜揉四壁不墁一

室張燈則光浹比宇紹興癸酉於是家君謫七年矣某再至亦四換卉衣初寓法林寺濕蠍庳窄出門茅不見人四旁皆狐𤟤所穴瞿然惟盜之患今春始以四十萬得馮氏故廬倚山作阯繁木䕶其後家君枕疾既久足未良行居之即心開目明疾亦少間某絜劑之隙理策躋巘則放然有丘壑之趣失其身之在瘴霧中也面北有小堂昂首舉踵覬天漁之來御親輿以返遂謂之企歸作亭於南倚牕寄意故以南寄標其顏其左有二離

支高贏四尋茂葉重重如蓋南荒多暑休其下赫曦不能逦西山横前煙除雨歇則逶岫宗(?)辟或立或奔怪奇綿延呈衒天巧於是立屋四楹曰奥堂有菊數本直籬之東誦悠然見山之句遐景若人輕去印組如脫屣則韁鎖安能阸我治小軒以思陶為名登梁之日有文曰九夷欲居況在王略一日必葺少安老親非虛語也

慶善橋記

中番城有湖曰澹浦大堤横絶屬市西輔小堤湖判而

三唐為放生池自刺史顔魯公始我宋景祐中文正范公名堤之橋曰慶善而屋之後百有七年尚書郎丹陽洪公揭使者節考故迹請於朝而俞居亡何橋與堤寖圮屋腐且偃又八年公佩州魚既合左右契益嚴魚盜之禁植以芙蓉幽蔭動物會浮圖氏法照勸民財治堤照死惠才德湍繼之公慫恿以迄其成硆甓堅剛如履周道而橋而亭檐楹華好行人排肩知泳游樂沈竿續蔓交臂更心恩鰓盈牣騰舞後先挈三韋兩今昨禍去

明珠雙來絶意望報湖上有大蘭若即晉王使君伮故
廬舊祠其中公始等諸命祀凡禱賽必詣焉昔者渠以
鄭名城以光禄名里以高陽名亭以盖名皆因事有紀
斯橋受名於百有七年之前而公之字已兆豈橋之葺
廼待公而顯耶公於書無所不讀讀必立訓傳資以飭
吏決事并包四科游臨吾州歲满借一液枯耘獘謠亟
於下令將吏治廣漢布颿而西不可再於是州民洪某
抒輿人之情伐石肇事使具聽扁榜名棠之思不替作

詩曰湖紋縷縷相忘圉圉人見魚樂茲橋之下車徒憧憧戾止融融魚見人樂茲橋之中人不魚貪魚無人驚我公之政清淨艾寧忭懞芙蕖衣被蔆藻彼河伯氏族衍以老孳水㴒雲往從神龍變化甘霔長為年豐公多受祉鮐背兒齒匪柱匪梁孔甘斯棠

萬卷堂記

同郡張伯壽學邃而根談壘彌堅摧古訂今聽者舌本為強下至黄老稗官叢瑣之説滚滚不窮暇日踵其門

升其堂則緹帙縹囊鱗貫櫛比左右環列而以萬卷名之使人如執熱者之思濯清風弗造次忘乎心故稡於百餘歲鉅儒巽其道鴻筆鳴其文螭坳所紀金匱所書嵐齋松牕之所篹削方殺青日紛月牣好事者汲汲而求之終其身不能以盡致世之昧者侈金珠衺阡陌以為是潤屋肥家之策誾韋賢語則曰若此其疎闊也間有垂籤駢架雅雅未觸以市夸名釣虛譽亦百無一二伯壽簡心端思他無嗜玩旁裒博訪惟恐異篇畢牘之

不我有手鈔目校黄墨謹嚴漱其華而味其腴臏其要而騁其妍俗客鼎來未始壓滓斯堂也或曰張君兀兀兹久進未能取一第以施其志退無負郭之疇可以躬其耕書多奚為吾應之曰志於燕者不返斾於晉郊志於蜀者不弭楫於楚澤志於道者豈以世勞自縈為之言耶伯壽之心子何知伯壽名竑紹興乙丑鄱陽洪某記

盤洲文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三十二

宋 洪适 撰

記三

荆門軍守廳壁記

官守有壁記舊矣建旟者棠陰不翦去而聞達故瞻前而法則景慕之心生或咈民流毒則後之人指以為戒地無小不可闕也荆門領縣二長林在唐嘗為基州當

陽亦為平州又為玊州無名人典城竹帛所弗載我宋開寶五年始立軍壁凡百有二年而廢廢十五年而復復七十一年矣夫豈無賢否可為龜鑑訪之光沈跡絶而残碑脫簡與老吏所記僅得數十人名氏離離落落如晨星然不書又將湮滅若官稱歲月不可得而悉也中興初僑治四徙攝承者去來不常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律令之守暨再選武臣薅剃棘茨驅其狐狸虎狼然後人復見炊煙二十年間文吏踵相躡者十一輩勞來

休息户口歲歲增加解寃而往則一人持侍槀三人持節於蜀予駕下安敢望前數公蓋所謂法則景慕之云爾

風月堂記

宣城子章子監新安郡之數月拔園葵作小堂竹以風鳴月在花下誦宋玉謝希逸之賦哦翰林公三千首之詩不捐一錢清景自致問名於鄱陽子洪子洪子方爲癡兒了官事籍書横陳思慮不越凡格顧嘗登高墉之

堂臨東偏之𦖫左規黄山右迎紫陽峰巒層出應接不暇曾不辦發一詞以酬景物而塵埃迷人江山愁予介然亦莫吾荅也今章子無一於是直欲挹浮丘許㦤而友之清風佳月蓋專饗獨有可以驕穉子而千萬非所能中鴻溝而東西之也持以名兹堂豈其不然若夫歸雲赴山丞掾且去凉飔徐來嫦娥顧影停桮攬結舊𦁱長嘯子將進胡牀於坐隅必有桓野王為公作三弄者

漪嵐堂記

郡邑具員吏大小各名一職莫難縣令其在郭內者又非支縣比雞初鳴入太守并刺史謁舍首下尻高次且囁嚅移晷乃得返編戶民數十百輩堵牆戒石下盈紙撰牒以次俟判而去甲乙閱於前僞辨鋒出黑白舛午儈胥蠹遮鈐左狙右筆與心謀如射隱覆地當孔道則賔客吏卒去來東西舟輿錢粟之請雜然寓公勢人或掣吾肘百諾一否毀言即聞三四十年來又不得比曩時民曹計臺符移如星火縣官之費伯什其政闕

為之興駭而圖之則民且伐鼓技匭而訟令之難如此癡兒盡日不能了簿領得俄頃退食氣不暇吐無復對妻子理家事況有山水清暉之樂乎潯陽為江湖一都會德化又州治所集縣之難於是為至南昌黄子餘蓋涪翁諸孫為之期年指顧成政提封百里無難之可圖莞然笑曰吾亦有所休矣縣故有堂曰漪嵐在城西墉瓦缺楹腐舊令尹履聲不至久子餘始復與同倫逍遥其上吐吞湖山批風挹月以賦詩飲酒不足妨於事予

昔爲玉州遡江上寓目焉明年移歙東還乃邀我作記夫據胡牀弄麈尾劇談清嘯不知身之在壯哉縣則子餘優爲之後之人乎有子餘之才然後可以易其樂不然樂未遂而難已湊堂與人復胡越矣

徽州先達題名記

徽州先達題名二碑紹聖元年者太守岳陽黃公誥所立紹興十一年者太守新安汪公藻所立前後刻畫參差不齊因訂正譌闕治他石旁行之始秩秩可觀覽學

者墮壟簡中白首不暇釋儒冠誤之多矣名鴈塔者不百一又沈末班俱草木以腐不有標榜則後日何從知之碑之上或父子兄弟梯級相屬璀然如南箕北斗人望而仰後生有志之士摩挲石刻知名之不可以已退將益勵其業則奮迅接踵端不終日以副賢父兄誘掖縱史之心將於是乎在予十一世祖繇歙之黄村徙鄱之樂平兩郡犬雞相聞瓜芋桑柘之畛魚鱗雜出昏姻來去巷南巷北如也然則徽人先達之志蓋予所樂書

者

資福院記

予少時歸故鄉朔日家塾得休則與羣從兄弟放步東阡北陌間抵洪源所謂資福院者了昇師實尸之方崇飭佛廟塗治像設它屋敧朽僅相支拄藩拔梵斷榛莽未理後三十年予持使者節過家上冢復至兹山則向所經行蛻然大變檐楹前後丹雘相輝蒼顔壽眉師之主山如故也師曰吾處此四十有二寒暑手植庭前之

木可抱矣旁近皆儒家地墝瘠耕之無所得居者伏臘或不足雖有事佛之心無多餘之贏可以相沾匄我薰唄所獲一錢不費縮衣節口寸增銖累視其腐者撤之闕者裨之漫漶者鮮之片瓦尺椽心營指畫華殿高門以次改作吾徒食有厨寢有堂行有廡非一朝一夕之工也今老且死願一言以垂後之人予歎息之曰自佛法入中土屢欲滅而復興孰主張是而然耶國家禁僧不度二十有餘載緇而錫者耗矣雄都壯邑鐘魚息響

廬其居䕃其地者比比有之斯宇在山林幽獨之中游
子屐齒所不及殘僧一二輩不絕如綫老師不以教之
將廢勇猛精進頃刻必葺以迄於成既祝髮之門復開
嗣之者得瞻仰棲息以化人趨善欲不記可乎院蓋南
唐保大二年蜀僧道真師所基云

得江樓記

江出岷山行萬里至於宋方受浙引淮益大以肆衝激
洄折過海門而東之潮生洲滅不見根陳駭濤靜練瞬

息異狀金焦二山屹然中立形勢雄絶於是為最昔人謂長江當百萬之師而曰天隅南北得其險也至於轉漕得之則陳陳銜舳費減流馬浮家者得之則布颿千里朝發夕届行商得之則稛載竒貨什一可逐騷人得之則可以導詞源助子墨漁者得而網罟耕者得而溉灌筭計見效隨其所得江固自若也予官寺占鐵甕之西登墉以望巨浸横前境與心逺有地數晦㝥闕高下吏卒散處猶蜂房然會羽書不馳官事少閒徙茅茨去

蕪穢立屋其顛以得江扁之右為供軍之堂左為花信之亭堂言職亭言景也當沈迷錢穀之間神耗思滯攬鏡自歎非復故吾伺隙一至如起宿痾如逃醉鄉長川遙岑寄我清嘯陰晴朝暮無時不勝豈直吞八九雲夢而已顧瞻褱回以今監古考戰爭之陳跡憤侵陵之近事飲馬之役春秋所必報予再書下考視蔭懷歸天開風競中流擊楫後之人將於此乎觀之

淮東總領石記序

紹興初大參孟公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居建康總領軍需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其後敵人來約和我師之在邊城者皆斂而休於江之南分中都官置四總領京口建康武昌與蜀之利州其理所也京口蓋山陽韓侯之師近歲又掌江陰所屯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虛旬督其稽逗勸其能明有剌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筴酒壚所榷以贍用月受諸軍所作戎器藏之庫歲收營田所獲歸之官

招選士卒則甲乙呼辨湼之於庭下删汰老疾則集有
秩者第功伐如銓注之法川蜀綱馬至别其良駑則印
之須塞有互市則提其要凡關所隸者聽其訟或邊防
軍政不常之事則唯朝廷所命至於察虛偽謹出内抱
公滅私則存乎其人其表牋謝慶之式大抵同外臺以
王人故序乎方伯部使者之上所謂敷發軍馬文書或
曰猶古之監軍非也予短力弱材以毛錐子進金穀之
事末之學也代匱於斯旬有八月當疆埸未寧多壘增

鑾之際饟道所出遠抵海泗而雅負東歸解編北至者費益無藝乏興湍謫上印綬而去且有曰國家方整飭武備規㑺再造之業他時廓清邊塵歸馬偃革則是官可省矣吏無掌故文牘殘闕前數人已不能紀懼後來之寖沒沒也乃揆次而志之石

盤洲記

出北郭左行一里所穿耕疇趨支徑有棄地盈百畒延曠紆坦接西郭之衢廨形始鋭如犁至其中浸廣末則

一弓不能及雙溪掖岸泓渟灣洄風生文漪一眄無際芝泉之所通也歲極旱泚汲撓之不枯溪南則營山之麓去水十許丈限以蕪城對之若高丘然山中壽松蛟奮龍舉溪北有堤堤外田可二三頃芝嶺聳其東牛首蹲其西林岫相續如步障兩山之缺土湖所瀦餘波薄堤下積潦驟漲混溪湖為一湖之外皆堆阜有深樾來車去甑以堤為歧我出吾山居見是中穹木披榛開道境與心契旬歲而後得之廼相嘉處創洗心之閣三川

列岫爭流層出啓牕卷簾景物坌至使人領畧不暇兩旁鉅竹儼立斑者紫者方者人面者猫頭者慈桂筋笛羣分派别厥軒以有竹名東偏堂曰雙溪波間一壑於藏舟為宜作檥齋於欄後泗濱怪石前後特起曰雲葉曰嘯風巖北践柳橋以蟠石為釣磯側頓數椽下榻設胡牀為息偃寄傲之地假道可登舟曰西泝絶水問農将營飯牛之亭於壟上導澗自古桑由兑橋濟規山陰遺迹盤澗水剔九曲蔭以栟櫚之屋壘石象山杯出巖

下九突離坐杯來前而過坎者浮罰爵方其左爲鵝池圓其右爲墨沼一詠亭臨其中水由圓沼循除而西匯於方池兩亭角立東既醉西可止畋席再會則參用柳子序飲之法識其一寘籤於杯而反之隨波並進人不可私遲頓却行後來者或居上殿者飲止而沈者亦飲當其時或併飲或累籌親賓被酒童稚舞笑不知落霞飛鶩之相催也池水北流過詹蔔澗又西注於北溪自一詠而東倉曰種秫之倉亭曰索笑之亭前有重門曰

日涉背梅林夾曲水越竹閣甘橘三叢皆東嘉太末臨汝武陵所徙又有營道廬陵之金甘上饒之綉橘赤城之脆橙厥亭橘友禁苑洛京安靳歙之花廣陵之芍藥白有梅桐玉茗素馨文官大笑末利水梔山礬聚仙安榴衮繡之毬紅有佛桑杜鵑頳桐丹桂木堇山茶海棠月季葩重者石榴木蕖色淺者海仙郁李黄有木犀棣棠薔薇躑躅兒鶯迎春蜀葵秋菊紫有含笑玫瑰木蘭鳳薇瑞香為之魁兩兩相比芬馥鼎來卉則麗春翦金

山丹水仙銀燈玉簪紅蕉幽蘭落地之錦麝香之萱既赤且白石竹雞冠涌地幕天荼蘼金沙生意如鶯蝶影交加厥亭花信林深霧暗花仙所集厥亭悉足栗得於宣梨得於松陽來禽得於贑於果品皆前列厥亭林珍木瓜以為徑桃李以為屏厥亭瓊報西瓜有坡木甆有棚葱薤薑芥土無曠者厥亭灌園沃桑盈陌封植以補之厥亭繭㲉啓六扠闞度碧鮮里傍柞林盡桃李蹊然後達於西郊芟薙彌望充牣四澤煙樹緣流帆檣下上

類畫手鋪平遠之景柳子所謂迴延野緑遠混天碧者故以野緑表其堂有軒居後曰隱霧九仞巍然嵐光排闥厥名豹巖陟其上則楚望之樓厥軒巢雲古梅鼎峙横枝却月厥臺凌風右顧高柯昂霄蔽日下有竹亭曰駐屐蠙洲接畛樓觀輝映無日不尋棠棣之盟跨南溪有橋表之曰潨上游魚千百人至不驚短缺

盤洲文集卷三十二

盤洲文集卷三十三

宋　洪适　撰

碑　小傳

嘉濟廟碑

虔州直東絶貢水再百舉武翬然雷岡之上者曰嘉濟廟入齋廬有古碑二其一唐宣宗八年進士楊知新所立題曰石固王碑其一吳楊溥九年節度使李德成所

立題曰昭靈王之碑其傳在漢初廟於崇福里灌嬰過之神見於山至大中時民周諒被酒墜崖下賈符輿沿長汀舟覆咸得神以存相與立屋徙祠於此我宋嘉祐二年易故而新之圖像宮庭革陋改作十萬户乞靈尸其戚休水旱致告應在漏刻異之尤者屢書於石於板於壁具在宣和年賜重封主上中興諸神受紀詔以廣澤崇惠顯慶為今王廟得額則自大觀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公再為邦伯時江西荐饑人盡無依弄兵椎剽

巢閩南兩粤之界上村落居𡋯相聚保山澤贑江三百里櫂不晝鳴行陸者北達廬陵南踰嶺方盱衡相賀其夏大旱公齋洗磬折禱祠下者三神私於公北慰賜雨高卬浹洽槁稼蘇醒歲以稔閭嘄呼之聲乃自毀鋒刃棄窟而室洗獷為和其明年復大穰方地千餘里夕扉罷扃米斗錢不滿百治安之風如王始封嘉祐時公濟明以勤郡無留事召大姓二十立庭下曰來邦人日夏閔雨上下惴惴神不我答則民流於盜安得高枕而卧

廟老矣不除風雨是飲其德也皆曰諾不然其何以生此心乎神欲壹有所出久矣時衆推心計閭敏者二人曰張鋭曰郭文振命以糾帥辭不能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其二為正副字雜封之令曰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此二人也公喜曰神與心通豈由人哉衆皆喜即其日官助錢十萬公又捐其私以倡出削牘為疏人人爭施無一分纖嗇心二人具記木石瓦甓下至𥓨堊之物先以家財二百萬分付十八人

者皆奔走市買不踰月合凡所得又贏其半工傭有程不役以公不揞於私起八月癸丑閱二百有一旬有六日而畢墻屋室宼畫繪先明山增昔容林祉無缺城內外小大擊鮮釃酒再拜慶成歌以迎神曰貢之水兮會章而下東有栩兮山鑿𨩲企新宮兮夥頤神之為王沈沈者有酒如江兮在䓁有牲如山兮樂侑以雅徯神之來兮臚歡亘野妥且娭兮沛風馬已事又再拜為送神之歌曰醊神兮叩神捎魑魈兮父母我民水不溢溢兮

旱不惔焚我穡之好兮我粒之陳枹鼓卧兮䖵無芚馨賽具兮子又孫歸福我公兮無垠予過而聞之竊謂虔為盜淵非一日積怯吏視魚肉唫呻猶越人瘠一不以寘懷猛者日尋干戈而乍伏乍嘯莫得蹤緒譬之毒草妖鳥不可勝去孰知吾許公弭盜自有神助乃爾耶桀神能效異於灘將軍則當先秦血食自古諸布諸嚴之屬綴祝官者甚衆至漢或存或毁後人已不能名其神獨神庇於遠歆於遠更數千百年介然有祠所憑久而

靈其理宜也故申之以銘曰

石疑其氏以囘爲諱逢灌而傳涉唐則遷新廟莫莫許公所作始佗臣漢有使無戰灌定豫章至贑之鄉規欲取粤恐坐專伐屑然有閒湛酒還軍舊載南征失誣相仍繼歌以詩用破羣疑

休寧縣校官碑

學之名自帝有虞始涉夏子至周而選造棘寺之法大備稽之經傳獨魯泮水鄭鄉校釐傳猶未能免子衿之

刺三代尚爾况後世乎漢興詔令長擇其民上屬所二千石遣詣太常受業博士弟子員多至千人而名存實亡諸儒但顓門教授士之講肄於學官者舍文翁之蜀亡稱焉郡尚爾縣可知也本朝大振文治更三四世而天下縣始皆得立學蓋黨庠遂序之遺意然千室之邑間者闕然不誰何敗屋數椽立先師像僅能行春秋祭菜事庠聲序音泯如也新安領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宜有學而亦無以應令為見大夫者併肩立莫肯垂意

肯垂意者又病力不足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實能以經術文章起人慕心凡邑秀民爭北面講席户内人滿卒坐户外後至或以無地莫能聽則相與言曰師如是吾等不於學可乎乃度地於縣南以差出錢爲夏屋五十楹殿居中問答有堂退息有舍門廡庖湢椳楠井井口體百須無器不具基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又斥其贏買書千餘卷陳公日日來與諸生講説自堯舜至孔子不脱口一經指畫輒得翰墨畦徑邑故應

鄉書士不半百自是常過八百人拔第於廷者踵相躡休寧之人益以鄉學為先務蚤夜絃誦洋洋啾啾有洙泗之風後二十有二年予為其州邑中彦鄞尉吳稱道校官始末求書其事於石越數日貢士陳篆與其輩行九十有八人紛袍歷階請益堅予學無本原不足以增所聞提筆紀實殆不可固拒嗚乎士之學者非以絺繪章句為梯禄利也修其身有以及諸人齊其家有以化於鄉諸君以孝弟之道行於閨門讀聖賢之書達則措

之事業必有大過人者然後為一國之善士夫呻其佔畢而行如市人吾黨之恥也今編列民不知遜畔折券之說爭錐刀之末以技餂為能至不幸有沸鼎之謗諸君當以所聞於師者為其鄉一洗之

盤洲老人小傳

盤洲老人洪景伯名某初名造字温伯亦字景温饒州人高祖行第八妣章氏夫人曾祖考少保妣何氏紀國夫人祖考太師秦國公妣董氏秦國夫人考徽猷閣直

學士兼直學士院贈太師魏國公謚忠宣妣沈氏魏國夫人洪族本居徽州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東七十里曰巖前曰洪源凡百餘家世世業耕桑高祖志操不羣力教二孫欲振起門戸自巖前常以幹至郡去郡四十里曰滃港舟過之愛其水朝山遠可卜宅兆於是每歸必以魚鹽遺主人雷氏歲久寖熟秋成則買穀百許斛分寄諸家嘗置酒聚其族曰誠慼歲以穀相浼欲謀數丈地自作倉以貯可乎皆曰諾獨一叟持不可或言叟性

木殭不可回惟婦言是畏因餌嫗雙縑嫗譙其夫曰洪八翁往來吾里如骨肉求一片地奈何不與翁即呼人書劵相授高祖疾革命家人曰葬我必於㶇港倉下後世青紫當不絕後十六年當元豐乙丑伯祖給事中始以進士起家又三十年政和乙未忠宣公繼之又二十七年紹興壬戌其同元弟遵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乙丑仲弟邁繼之給事之後官者七令一人存忠宣之弟姪官者九令兩人存子孫曾孫官者二十六令二十二

人存皆髙門澤也忠宣在南荒常歎曰秦氏置我死地
曾祖潛徳壽後遂章無因齎恨泉下矣其既黜西府納
所當轉官句髙祖卿典且奏臣下延恩雖極三世猶之
故事亦有特貽之伯叔父表兄弟者上惻然賜可諸公
議以大夫告第會同列銜曩隙諷中書閤舍人安中為
繳章謂人臣贈四世僭也某聞之即上疏乞寢前請且
俟罪閤亦坐他事即譴斥差之毫釐不獲伸先志而彰
祖徳初忠宣連仕浙部因寓秀州及持節使北某時年

十三奉秦國歸鄉以俸入在秀州侍魏國以往凡九年魏國棄諸孤仲舅博士公使奉喪來無錫依外氏以葬時河南復為王土嘗擬宰臣賀表以齊人歸鄆讙之田對宣王復文武之土舅氏愛其語謂某曰甥若加鞭不休詞科不難取乃同二弟閉門習為之夜不安枕者餘歲既試偶中選宰臣進讀制詞太上皇曰父在遠其子能自立可與陞擢遂得敕令所删定官次年為正字忠宣南歸即去國某以奉親自列得通判台州甫終更英

州之禍起台守撰彈文迎秦意秦㗖言官上之坐免官又九年忠宣甍服闋知荆門軍嚴州提舉浙西江東常平以戸部郎總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縁淮列戍𥙿負來歸者袂相屬供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乏興就遷司農少卿還朝以太常兼權直學士院又權禮部侍郎元弟罷同樞時相為其蘄去天語令安職後三日與右正言尹穡宿直同賜對選德殿上謂穡曰洪某為人温粹文詞有用論事皆可行褒獎至再三穡出

驚歎曰聖眷乃如此言者知旨意於是無相撼心閱月

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如故湯岐公策免聞侍御史

晁公武嘖有語相擊因奏乞身上曰前日公武云湯思

退有罪而卿稱之為大臣制詞中無譴責一語乃其死

黨朕曰朕令作平詞非其罪公武執彈章在手乞留擱

後已却之且徙置戶部矣敵騎嵌淮不退王師未解嚴

某獨當內外制兵事反覆書詔填委或一日屢易既尋

盟首為賀生辰使上謂副介龍大淵曰前日洪某侍王

輅上見其容貌甚悴豈有聲色之奉邪方欲大用之可往諭朕意令其自愛某答之曰家素無侍妾近以法服執綏車輅撼頻失其常度只尺天威有戰慄之色所以顏狀如是使還為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來無翰苑下兼西掖者上曰洪某在後省甚振職且要其整頓綱紀故事給舍繳駮施行者皆封付三省秦塤提舉太平宮某奏秦檜欺天盜權戕害忠直當錮其子孫若一人奉祠則其黨皆有彈冠之興源不可開即時

御筆依奏乃封付其明日召對上曰所論秦塤甚當異

日有繳奏只批敕以來不須聯章雖朕意所向而不可

行者但論之盈旬日乞免兼職上曰執政有闕朕今用

卿遂僉書樞密院上語二參政曰三省事與洪某商量

早朝遂不先退東西府同班奏事自此始閱兩月除參

知政事中旨朱彥宗知婺州其執奏彥宗雖故翊善子

娶長公主女家居婺州此命若出將駭物聽遂改泰州

四閱月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術士薛言中出入御

史劉貢門下同貢子為人求官於樞密使汪明遠事泄汪送之臨安會奏事上詟貢能治錢塘寄因事云適已擢為殿中侍御史某因白其過且言除書未啟當封還上曰卿如此無隱向來宰執所無貢遂罷道人皇甫坦以方技進嘗與右史陳天與同坐客舍典謁者導陳先入坦怒不同升厲聲咄罵奮而來前探懷出一餅相遺某擲之地曰君誠有道者何不學呂洞賓韜光塵外而僕僕朝市正雖仙食非所須麾使出翼日某奏通國以

神仙侍皇甫坦不識聖意以為何如人上笑曰頗能布
氣治病爾昨日中宮賜以酒陛辭時已大醉言不倫所
以如此其在位才百許日春多雨上迎天竺佛請霽天
厨進素食甚以調變無狀獨章乞罷出上慰諭使安職
諫議大夫林安宅侍御史王伯庠巳乘間見攻上隨事
詆之安宅至居家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明
日上謂參政葉子昂曰宰臣奉公守法純誠不欺近年
無如洪某者臺諫捘索細故不存公道安得如此人而

用之其嘗指陳殿中御史張之綱之失上以謂敢理會臺諫事獨立無私終夕爲之喜既而劉貢又去故言者相撼不遺力不數月除浙東安撫使林時在政地語人曰洪其若來奏事即避之俄而殛於筠其到越歲有半復奉祠時仲弟在西掖上曰觀文在朝肯宣力林安宅懷姦不能容令以三請去姑從之有大藩闕即復用矣既歸得負郭荆棘之地百畝雙溪夾岸列岫如屏障尋花問柳移徙封植風亭月觀以次興作杖屨逍遥心忘

其歸天光委照察其浸潤謗傷使得終老丘壑幸矣哉因

莫萊婦效漢人立雙闕綴小傳刻其上

盤洲文集卷三十三

盤洲文集卷三十四

宋 洪适 撰

序

天台山石橋詩集序

天台標登陸之勝而石橋又八百里中佳處世傳薦茗有肖花之應異爵振其羽寶炬舒其光或遥望樓觀夜出林杪隱然猶飛錫來往而聞鍾磬聲者浮圖氏目之

曰方廣寺流俗洋詡以是為兹山之靈然而危磴懸虚狹不盈咫莓苔濟以滑足不可並兩澗相會下奔邃淵牛童馬走以為過之者受祉其行險苟免則肹衡有矜色不幸一跌遂淪絶冥死且莫救儕伍汗芒趦趄不敢繼喬木千章蔭蔚前阜軼霄翳景不風而籟橋端限以立石棊蘇無所從入其幽奥神秀異乎人間世者非開士道塲而何至於奇怪有亡蓋不足為石橋重輕也予通守是郡命車一來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見而環山十

餘里間茂林繚結無復鶪儔鳴匹則固有神物司護之者蒼梧郡守桑君潛山舊矣間餘治展以遂宏覽之適念夫詞伯才子削方留壁差然如鱗雜然如蝟閲時綿永黝堊漫漶讀者有軒首伸目之病而奇藻逸韻弗遑研諦也迺鳩剟聯次自李謫仙以下得若干篇披為三卷且將鋟刻騰布使它壤名流轍跡所未暇者曲肱几席遂得石橋勝槩不亦便乎嗚呼山川與天地等久而遊觀之辭無窮更數十百年復將充牣棟宇後之視今

庚幾有感而作

壺鄉序

詩本二南以不妬忌為媺德彤史直筆以婉淑為良範易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嗚呼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國有邪媚之臣則衰家有孽蠱之婦則替近世一二甲族以妬名家婦奡其姑毋傳其子誦言夸說以鉗制其夫為能施施不自恥宗黨先後一有馴柔則羣起以蚩之巧計以誅之日朐月移薰蕕

同臭昔虞通之作妬記二卷王績補之事或疎逸由唐至於今未能彙見也間因學餘掎扶羣編旁羅耳目所接得若干事披上聲為十五卷以閨中之過莫先於此目之曰壼鄭不直云妬記者徵其文所以深貶之也或曰劉子政著列女傳班孟堅而下咸踵焉令子不表其長而惟短之揭無乃非德者之言乎曰子政遠摭三代迄於漢可贊者百十有六人兩都四百年不列者十有七人信乎有德而可範者鮮矣夫至賢不待書而然至惡

不待書而變抑使中人之性知惡之不可蹈也懼後有汗青者不吾置則洗然知所新所謂抉凶魂於腐壤啟懿行於將來士君子鑒之徒以資其頰舌而不能自儆又壼鄉之罪人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說者曰乘為君子之器所載皆美蹟檮杌則懲惡之詞兼之者為春秋是書其檮杌之流歟客不能難

送王秀才序

天地山川英淑之氣鍾而在人則為有德為有才為有

功名其乖盭不平之氣則姦險邪僻者得之至輿隸廝扈其去犬豕馬牛一間爾而死生吉凶莫不前定於賦形之始彼漠漠而在上者初無私也易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古之所謂命者修巳以期於天而已然顔子之夭盜跖之壽則天固有不可得而度者至唐李虛中始以人之初生歲月日時推其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尅以逆知人之者折貴賤休咎若脉之診疾鑑之燭形了然洞見無毫釐差駕其說者日

益滋而後之言命者始叛於古競於進者耳大官顯職則激灔於顏間騖於利者則樂進藏繦多田之語學者得其術而不精守其說而不確膚引臆決以文其夸誕足佞之辭否是且不售於公卿大夫之門至使巧岐以干宦曲計以規財而尤悔踵之皆談夫訹之之罪同郡王生玩心虛中之書於其行也序以箴之

郭子先字序

汝陰郭子先侍親隃領相遇於真陽復相遇於番禺貌

壯而氣和即之粹然甚志於學曰吾父以知彰名我而以予先授曹輩相謂盍請其說予曰天下之事發於眇末而藏於不測明者洞於未然昧者已然而不悟夏者人知其為熱冬者人知其為寒風雨日星人知其為風雨日星也夫能未風而知雨方炎而知凉則其於周身謀國之道可以無悔予先勉乎哉事之未彰子有以察之事之既彰子有以應之毋寧使人謂迺翁為不知子

陳氏四子字序

揭陽陳修卿作吏廣之清遠相遇如雅識見其二子大兒八歲秀目大耳必能亢其家小兒七歲亦莊重不羣其二在孩乳曰陳水屬也求以水名乃名之曰洙游渭泗夫洙泗聖人之域弦歌之風莫盛焉高山仰止後學所企則穿洙曰伯企射穿楊葉天下之絶藝也不知止則有弓撥矢鉤之失黃鵠一飛冲天不知止則有乖翅之患遇坎能止其誰先之則守游曰仲止液金於銅百鍊固在松栢混楓櫧之林歲寒而後判然君子守正特

立不與小人俱化渭之清涇不能濁也則字渭曰叔正順流而下一日千里習其易而厄其難一舟遡洄十夫努力少怠忽則咫尺不可上能踐其難易將至焉則字洄曰季上

荆門集序

郡邑必有山水之勝詞人登臨乘著風什乃能發聞於時荆門之西泉出山下播為雙竇南泉方五尺許膏渟乳積來不見狀復行地中去亦叵測石崖有唐人留墨

北泉即山窌洞混混清泚宇以夏屋神龍所潛累甓如橋導之東出貯為脩塘石底沸白散亂金蓮碧草生焉雙泉之陽别為方沼其源涌甚又股為曲水東穿潛玉亭入於塘塘西南有堤闗過石橋與曲水會地益下始淙琤有聲復為南沼二沼皆有蓮鷩流濺沫東為曲澗然後吐為長溪舊曰蒙泉今曰惠泉其蓮四時有花長簪而五出黄中而緑表其心紫其鬚黄其葉不凌水光可以鑑老栁百圍有瘿如螺騰矯波上腧望猶龍然一

壘之景於是為勝前題後詠碑板相照絶阻水歴當陽抵玉泉則關氏血食之地有唐人詩鋟木於崇寧刻石於政和辭未滿百兵革跆藉木石俱焚𡨋搜殘編蹙有存者因摩拂斷裂芟翦輔益地無藏書家裒稡不能備具圖泉石之狀於卷端使屐齒未及者可以想見梗槩銘記數十篇得諸煨燼之末弃之固可惜至於故將官諱冪以埃滅併贅左方以備荆門故事若舒公把麾於咸平年方伯氏在三館故鷺序有寵行之句其間十數

公為時聞人舒蓋藉以不沒紹興戊辰王公來自賢關贈言祖道光焰頎然其首章則今丞相所作也一字之褒榮今陋古百有餘年堅珉並峙公卿名氏星斗彪列使地有九鼎大吕之重足以張大斯文編之所宜先癸亥之秋予自道山歸耕棲遲半世與田夫樵子為羣一旦起徒中佩印組所得同宗一逢披之詩爾輒復青蠅附驥知我者當為解頤自鄱蓋無譏焉

大宋登科記序

國朝登科記自建隆庚申至紹興之庚辰姓名登載者毋慮二萬三千六百人有畸為二十一卷後乎此者蓋將億萬數而未止唐人所謂千佛名經良不足道先是吳興學官有鏤板混然不分卷第所紀但進士而已制舉辭科顧泯沒不傳貢士又傳著牘尾其他魚魯脫逸不可縷析或一牓至誤百有餘字覽者不以為善某始放唐姚康所作科第録凡以是進者畢書之採摭功令粗存因革其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悉為表出大魁

若異科則又識其鄉於下進士自慶歷後得其小錄始可考建炎以來蜀人以道梗且遠不能造庭故中州漫不知其名氏今皆並列明經諸科國初取人甚衆史畧其名莫能盡載武舉非文事童子或偕計吏或賜帛罷故弗著既成刻於新安郡舍盖堂

重編唐登科記序

進士在唐最重公卿達官不以是仕者常恕然不滿其外有宏辭明經諸科而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於是

有登科記等書藝文志著録姚康崔氏李奕三家二十三卷會要載鄭氏上宣宗者十三卷崇文總目有樂史修定者四十卷今多亡矣予家藏崔氏書正元中校書郎趙儋為之序大氏顓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訖周顯德乃止又從毘陵錢紳氏得一編起武德盡大和頗兼制科而十遺五六予嘗考會要續通典諸書補正之据唐人集增入策問及校中祕書亦得一編冠以趙序殆與舊所藏畧同而序次又不相類蓋後人損

益俱非崔氏本書世所傳雁塔題名進士存者鮮焉獨長慶一年不闕以證諸本皆異唐去今不三百年以最重之事傳數家之書而矛盾如此書果可盡信乎先忠宣公還自朔庭得昭文館姚康書前五卷最為詳盡而亡其十有一卷所載高祖太宗兩朝進秀甲乙總二百六十三人證此本乃九人而已故今所輯一以姚氏為正天寶以後則以三本合為一至其後先乖次不可悉辨為十有五卷云

隷韻序

六藝去古浸遠殆廢矣冠昏喪祭家自為式賓主酬酢無可觀之儀大賓客大祭祀亦屑屑唯掌故是聽鞉磬柷敔開者欲寐士之徹琴瑟匪曰有故桑弧蓬矢不設儒家以射為武事弃弗習輿轎以當車而執綏之容不復見持籌而計尚不知縱横之為什伯何二首六身之有禮樂射御與數五者蓋如此曰書之學雖存然好之不專業之不精未見卓然名世可與羲獻歐陽虞顔柳

齊驅者隷字傳於今有光武中元年石刻元初以後法度漸整至熹平光和間亦極妙矣魏初稍變蠶頭燕尾之體自能成一家歴十數年氣格日益卑下至晋而真行草競起隷習遂絶唐韓擇木蔡有鄰以八分擅場而結體嫵媚僅得孫根夏承之緒餘爾篆古鍾鼎欵識皆已有韻獨隷刻世所艱得後學提筆輒書增㸃減畫變易偏旁漫不求是予家藏漢代廟中之碑幽室之銘墓門之闕與遺經斷石凡百有九十二種懼難聚而易失

也因輯以為韻與我同志者必有取焉

隸釋序

秦燔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用者始見其書蓋數十百年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宣和政和間已亡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録者歐陽氏七十五卷

趙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阨於兵南北壞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録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辨其文為之釋使學隷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道費鳳三數碑有撰人名氏若華山亭為衛覬之文見於它説者財一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澁而太鑿者譬之紀甗郜鼎皆三代壓存之器其剥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

於後如斷圭殘壁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已下字畫不足

取者皆不著

盤洲文集卷三十四